

論詩經中的『何』『曷』『胡』

丁 聲 樹

『何』『曷』『胡』三個字詩經中都常見。古傳注及訓詁書解釋字義時照例只說『曷，何也，』『胡，何也，』不著異同；清代學者多以為是『一聲之轉』，可以『通用』。誠然，『何』『曷』『胡』都是雙聲字，但是古韻上卻分隸在三部：『何』在歌部，『曷』在泰部：『胡』在魚部。依今日所知的上古音系統，這三字在詩經中的音讀是這樣：

何g'a 曷g'at 胡g'o

如果應用所謂『對轉』『旁轉』的理論，那當然都很容易『相轉』，都是可以『通用』的。然而我們仔細把全部詩經中這三字的用法分析比較之後，知道這三字至少在詩經裏並不是隨便亂用的。其中儘管也有少數用法上偶爾相混之處，儘管也有少數文義上解釋兩可之處。但是從大體上看，從整個的趨勢上看，實在是分用盡然，其界限的分明，區別的顯著，很出我們意料之外。

本篇的用意主要在指出這三字在詩經中的分別，所以就是很淺顯平常的現象（例如『何』『胡』的用法許多都是馬氏文通以下所講過的），我們也提出來比較一下，看看在表示某種意義時候，用某一字，而不用，或者很少用，其他的兩個字。由這種比較上就可以看出來三個字的分別。篇中並沒有什麼新異之見，勉強可以算作愚者一得的是指出『曷』字在詩中的一個特殊意義，但這一點在古傳注裏也已經早有提示，不過沒有明白了當的說出，所以後世學者大都不十分注意。我只是受了古傳注的啓發，把這個字的主要用法之一指明，使這個久已忘却的古訓重新得到理解而已。

以下我們分節討論這三個字在詩經中的用法有何不同。每節以一個字的用法為主，看其他二字是否也這麼用。文義上一些不易通解之處，都不敢強求通解。有時

一種現象可以容許兩種不同的解釋，我就把兩種說法一齊舉出，留待將來論定。

我們先從「何」字說起，先看「何」字在詩經中有些什麼用法是「曷」「胡」二字所少有或者簡直沒有的。

1. 「何」字多用以表「何物」，「何事」。「曷」字這樣用的只有兩處，而且文義都不清楚。「胡」字則絕對無此用法。

彼爾維何？維常之華。彼路斯何？君子之車。（小雅采芣）

（毛傳：「爾，華盛也。」說文草部引詩「爾」作「薺」。）

吉夢維何？維熊維羆，維虺維蛇。（小雅斯干）

其殽維何？魚鼈鮮魚。其蔌維何？維筍及蒲。其贈維何？乘馬路車。（大雅韓奕）

何以贈之？路車乘黃。（秦風渭陽）

終南何有？有條有枚。（秦風終南）

王事靡盬，不能蓺黍稷，父母何食？（唐風鴇羽）

自昔何爲？我蓺黍稷。（小雅楚茨）

君子來朝，何錫予之？雖無予之，路車乘馬。又何予之？玄兕及黼。（小雅蓼莪）

無父何怙？無母何恃？（同上）

知我者謂我心憂，不知我者謂我何求。（王風黍離）

亦又何求？（周頌臣工）

「何」字這種用法古今書最常見，詩經裏就不下四五十處，不必全舉。

「曷」字在全詩中只有兩處文義不明之例，勉強可以如此解釋。一處是周南葛覃篇，字作「害」：

薄汙我私，薄澣我衣。害澣害否？歸寧父母。

（毛傳：「害，何也。私服宜澣，公服宜否。」鄭箋：「我之衣服今者何所當見澣乎？何所當否乎？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。」）

照傳箋的解釋，「害澣害否」就是「何澣何否」，似乎可譯爲：「洗什麼，不洗什

麼？』然而頗有可疑。第一，上下文義不聯貫。『何澣何否？』與『歸寧父母』似乎接不起。（『歸寧父母』一語應作何解，尙無定說，今且不論。）第二，『曷』（害）字作動詞的賓語用，不惟在詩經中別無一條旁證，就是在其他先秦古書內也很不多見。（據我所知，只有周易上的一條，損卦辭：『曷之用？二簋可用享。』其實『曷之用』的文法結構也很特別。此外，春秋公羊傳裏有四五處『曷』字確是用作動詞的賓語，但公羊傳著於竹帛是很晚的。）這一例只好存而不論。另一例是召南何彼禕矣篇：

何彼禕矣？唐棣之華。曷不肅雝？王姬之車。

此詩似乎可以看作問答句：如照問答句看，『何』『曷』二字應該都表『何物』。（『何』字可以認為語詞無義，詩內甚多，參看經傳釋詞卷十，經義述聞卷三十三。）陳奐解云：

何戎戎者？唐棣華也。何肅肅雝雝者？王姬車也。（詩毛氏傳疏卷二）就是如此看法。『何』字可以表『何物』，固無問題；但『何』字表『何物』時只可以作述語或賓語，而從來不作主語用，這是馬氏文通以來人所共知的。如果認此處之『何』為表『何物』，那一定得把『何彼禕矣』看作『彼禕矣何』的倒裝句才行，而詩經中類似這樣的倒裝句法也不多見。小雅采薇篇云：

彼爾維何？維常之華。彼路斯何？君子之車。

文句與此雖然相近，而兩『何』字卻全在述語地位。至於『曷不肅雝』之句若也認為倒裝句，幾乎無法可以知道正常的句法應作何式，因為『曷』字在別處毫無此類用法可以比例。如果換一看法，似乎也可認此詩為感嘆句：

何彼禕矣，唐棣之華！曷不肅雝，王姬之車！

如此則『何』『曷』就像今語『多麼』，便成為表示狀態的加重詞了。這一種看法在『何』字也講得通，因為『何』字在詩經中也有這種用法，我們以後就討論到；但『曷』字這麼用的也還是別無旁例可援。

就讓我們因襲舊說，承認以上兩例中的『曷』字（一作『害』）都算是表『何物』，也必須得指明，這種用法無論在詩經或者其他周秦古書中都是很少用的。詩經的這兩個例恰好都是見於二南之內（一見周南，一見召南），而二南中用『曷』

字的也只有這兩處，別無所見，我們不知道是否方言上的關係。

『胡』字在詩經中完全沒有用來表『何物』，『何事』的。

2.『何』字可以加於任何名詞（不限事物）之上，如『何人』『何草』等，詩中也很常見。『曷』字如此用的只有『曷月』一例。『胡』字全無這類用法。

悠悠蒼天，此何人哉？（王風黍離）

彼何人斯？（小雅何人斯）

何草不黃？何日不行？何人不將？（小雅何草不黃）

何草不玄？何人不斿？（同上）

何福不除？（小雅天保）

何辜于天？（小雅小弁）

何辜今之人？（大雅雲漢）

何神不富？（大雅瞻卬）

今夕何夕？見此良人。（唐風綢繆）

謀猶回遹，何日斯沮？（小雅小旻）

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？（小雅隔桑）

『曷』字只有『曷月』一例：

懷哉懷哉！曷月予還歸哉？（王風揚之水，凡三見。）

『曷月』一詞也很特別，從表面上看，似與『何日』，『何夕』，構造相同，其實意義上很有區別，後面還要細說。我們現在只須注意，『曷』字此處是用於表示時間的名詞之上，在表時的名詞之上『何』『曷』都可以用；此外如『何人』，『何草』之類就只能用『何』，而不能用『曷』了。

至於『胡』字，那是無論在任何名詞之上通是不能用的。

『曷』『胡』二字這種用法上的限制，不單詩經中是如此，就是在別的先秦古書中也很難找出例外。漢書六十四王褒傳載王褒作的聖主得賢臣頌，其中有云：『其得意若此，則胡禁不止？曷令不行？』這是有意摹古的文字，而實際上卻不合於古；這類用法在漢以前古書中是不經見的。

3.『如何』，『如之何』，無論是在問句或者嘆句中，一律不用『曷』，『胡』。

伐柯如何？匪斧不克。取妻如何？匪媒不得。（豳風伐柯）

夜如何其？夜未央。（小雅庭燎）

如何！如何！忘我實多。（秦風晨風）

既見君子，其樂如何！（小雅隰桑）

道之云遠，我勞如何！（小雅緜蠻）

瞻卬昊天，云如何里！（大雅雲漢）

（鄭箋：『里，憂也』釋文：『里，本亦作瘧，爾雅作悝。』）

君子于役，如之何勿思？（王風君子于役）

蓺麻如之何？橫從其畝。取妻如之何？必告父母。（齊風南山）

析薪如之何？匪斧不克？取妻如之何？匪媒不得。（同上）

子之不淑，云如之何！（鄘風君子偕老）

心之憂矣，云如之何！（小雅小弁）

有美一人，傷如之何！（陳風澤陂）

其新孔嘉，其舊如之何！（豳風東山）

『如何』，『如之何』，或表方法，或表程度，或表狀態，義雖不一，都是用的『何』字，從未有作『如曷』，『如之曷』，或『如胡』，『如之胡』的。『曷』『胡』二字不這麼用，也是不限於詩經一書，其他古書中也沒有例外。（『如何』尚書有作『如台』的，數見，史記皆譯作『奈何』，而絕未有『如曷』，『如胡』之例。）

在嘆句中表示狀態或程度之深重，也可以單用『何』字：

施丘之葛兮！何誕之節兮！叔兮伯兮！何多日也！（邶風施丘）

（毛傳：『誕，闊也。』鄭箋：『土氣緩則葛闊節。』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四：『葛始生，其節蹙而密；既長，其節闊而疏。』『何誕之節兮！』

『何多日也！』如今語『多麼長的節子阿！』『多麼久的日子阿！』）

我僕痛矣，云何吁矣！（周南卷耳）

（毛傳：『吁，憂也。』）

壹者之來，云何其盱！（小雅何人斯）

（爾雅釋詁：盱，憂也。）

我不見兮，云何其盱矣！（小雅都人士）

『胡』字無此用法。

『曷』字除了『曷不肅雝』一個可疑的例以外（參看上文第1節），也沒有這種用法。

4. 『何』字表『何處』的，詩中三見，『胡』字一見，『曷』字無一見。

哀我人斯，于何從祿？瞻烏爰止，于誰之屋？（小雅四月）

有鳥高飛，亦傳于天。彼人之心，于何其臻？（小雅菀柳）

（『于何其臻？』如今語『到哪步田地？』）

云徂何往？（大雅桑柔）

詩中以『何』字表『何處』的只此三處。但『何』字這種用法在旁的古書中是很習見的，我們隨便舉幾個例：

无妄之往，何之矣？（易无妄彖傳）

（正義：『上「之」語辭，下「之」是適也。……在无妄之世，欲有所往，何所之適矣？』）

昔者湯將往見伊尹，令彭氏之子御。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：『君將何之？』

曰：『將往見伊尹。』（墨子四，貴義）

曾子與客立於門側，其徒趨而出。曾子曰：『爾將何之？』曰：『吾父死，將出哭於巷。』（禮記檀弓上）

請席何鄉（向）。（禮記曲禮上）

治國而無禮，譬猶瞽之無相，僂僂乎其何之？（禮記仲尼燕居）

問疋何止。（弟子職，據說文疋部所引。）

（段玉裁說文注：『謂問尊長之臥，足當在何方也。』）

問左右曰：『師何及？』對曰：『未及國。』（左傳隱公三年）

有是三者，何鄉（向）而不濟？（左傳莊公四年）

宋牼將之楚，孟子遇於石丘，曰：『先生將何之？』（孟子告子上）

芒乎何之？忽乎何適？（莊子天下）

詩中這一類的『何』字不多，是因為詩中另外還有幾個表處所的疑問詞，所以『何』字用的次數較少

『曷』字無論在詩經或其他古書中都沒有這種用法。

『胡』字表『何處』的，詩中只有一例：

我視謀猶，伊于胡底？（小雅小旻）

（鄭箋：『底，至也。…我視今君臣之謀道，往行之，將何所至乎？』）

『伊于胡底』似與『于何其臻』同意，然則『胡』字應表『何處』。『胡』字這種用法不惟在詩經中只此一例，別的古書中也很不多見。據我所知，只有墨子兼愛下篇兩個『胡』字類似這樣用法：

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生，此胡自生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？即必曰，非然也。必曰，從惡人賊人生。

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，此胡自生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？即必曰，非然也。必曰，從愛人利人生。

『此胡自生』的『胡』字，用法也很特別。兼愛上篇：『當察亂何自起？起不相愛』。又云：『察此何自起？皆起不相愛』。則均作『何』。

以上是詩中『何』字的主要用法爲『曷』『胡』兩字所沒有或者很少有的。現在要看『曷』『胡』兩字的主要用法是什麼。

我們先說『曷』字。

『曷』字在詩經中絕大多數的用法是表『何時』，而且一律指的是未來的時日。『何』『胡』二字都無此種用法。

先舉幾條明顯的例：

君子于役，不知其期，曷至哉？（王風君子於役）

（鄭箋：『曷，何也。……君子往行役，我不知其反期，何時當來至哉？思之甚。』）

君子於役，不日不月，曷其有佸？（同上）

（鄭箋：『行役反無日月，何時而有來會期？』釋文引韓詩〔說〕云，『佸，至也』。）

這兩條上下文義很清楚。上句說『不知其期』，下句說『曷至哉』；上句說『不日不月』，下句說『曷其有佸』，都是盼望『何時始能歸來』的。又如：

昔我往矣，日月方除。曷云其還？歲聿云莫（暮）。（小雅小明）

昔我往矣，日月方奧。曷云其還？政事愈盛，歲聿云莫（暮），采蕭穫菽。

（同上）

『曷云其還』是說『哪一天才得還家』，所以下面就表示一年將盡，說『歲聿云暮』，言『歲晚尙不得歸』。（用鄭箋語）又如：

道之云遠，曷云能來？（邶風雄雉）

（鄭箋：『曷，何也。何時能來，望之也』。）

我日構禍，曷云能穀？（衛風泉水）

句法均與『曷云其還』相似。『曷云能來』是說『哪一天才得歸來』。『曷云能穀』是說天天遭殃，『哪天才能好轉』。

以下各例，『曷』字均表『何時』：

心之憂矣，曷維其已？（邶風綠衣）

（毛傳：『憂雖欲自止，何時能止也』？）

心之憂矣，曷維其亡？（同上）

（『亡』與『已』同義，皆訓『止』，說見經義述聞卷五。）

悠悠蒼天，曷其有所？（唐風鴛羽）

（鄭箋：『曷，何也，何時我得其所哉？』）

悠悠蒼天，曷其有極？（同上）

悠悠蒼天，曷其有常？（同上）

山川悠遠，曷其沒矣？（小雅漸漸之石）

（正義：『山之與川，悠悠然路復長遠，我所登歷何時其可盡徧』？）

瞻卬昊天，曷惠其事？（大雅雲漢）

（鄭箋：『曷，何也。王仰天歎曰，當何時順我之求，令我心安乎？』案『曷惠其寧』謂何時乃惠賜其安寧耳。廣雅釋言：惠：賜也。鄭訓「惠」爲「順」，非。）

中心好之，曷飲食之；（唐風有杕之杜）

此言中心愛好其人，不知何時乃得飲之食之。（小雅縣蠻：『飲之食之，教之誨之。』）『曷』字也表『何時』。鄭箋云：『曷，何也。言中心誠好之，何但飲食之，當盡禮極歡以待之也。』失之。

這些『曷』字都是表示『何時』，揆之文義，是無可疑的。漢唐說詩的人在敷演經義時，本已屢次說出『何時』的意思。我們已經分別引在上文，不過他們訓釋字義時總是只說『曷，何也』，沒有直截了當的說『曷，何時也。』清代學者因此也忽略過去，總以爲『曷』『何』通用，是『一聲之轉』。殊不知這些地方所用的『曷』字與『何』字大有分別，是不能換作『何』字的。

綜觀以上『曷』字各例，有一點很可注意，就是『曷』字所表的時間一律是指的未來，與今語『什麼時候』，或『哪一天』，並不完全相等。今語『什麼時候』，或『哪一天』，自然可以指未來，如：

這一去不知道什麼時候（或哪一天）才得再來。

但也可以指過去，如：

你是哪一天回來的？

還可以泛指任何時，如：

我什麼時候都忘不下這件事。

然而『曷』字在詩經中卻只有指示未來時間的一種用法。『曷至哉』，『曷云其還』，『曷維其已』，都是表示現在尙『未至』，『未還』，『未已』，不知道『到哪天』才能『至』，才能『還』，才能『已』。所以

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？（小雅陽桑）

與

中心好之，曷飲食之？（小雅小旻）

兩處的句法構造雖很相近，而表現的意思卻是兩樣。『何日忘之』是說『沒有一天

能忘下他』，包括過去，現在，及未來；而『曷飲食之』卻只是希望將來『哪一天才可以請他來喫喝。』

我們在這裏要把『曷月』的例再提出來討論一下。王風揚之水篇：

懷哉懷哉！曷月予還歸哉？

一篇三見。『曷月』一調雖很奇特，但依然是指的未來。『曷月予還歸哉』是說『到哪個月我才可以回去。』從表面上看來，『曷月』的『曷』與『何日』的『何』好像一樣，現在仔細一想，就知道在意義上是很有分別的。『何日』並不限於指示未來，而『曷月』所指則限於未來。『何』字只是一個簡簡單單的疑問詞，可以加於任何名詞之上，所以可以說『何人』，『何草』，也可以說『何日』；而『曷』字卻是一個表示未來時間的疑問詞，所以只可以加於表示時間的名詞之上，如『曷月』，而不能有『曷人』，『曷草』一類的構造。所以，『曷月』連文在詩經中雖是一個孤例，卻更可以證明這一類的『曷』字是表示時間的疑問詞，而且是表示『未來』時間的疑問詞。

『何』『胡』兩字無論在詩經或是其他古書裏絕對沒有這種用法。

『曷』字這種表示詢問未來時間的用法，是詩經文法之一特色，別處很不多見；然而卻也不是絕無旁證可考。據我所見到的，詩經而外，尚有以下五條確據。

（一）毛公鼎

啟天疾畏（威），司余小子弗徂（及），邦曷（將）害吉？

（句讀及釋文均從郭沫若先生金文叢考所定。張苑峯先生告訴我說，郭所釋讀甚確。）

『害』與『曷』同。『司余小子弗及，邦將害吉』？意謂：我如不急起直追，國家到哪一天才得安吉？『害』（曷）字正是表示未來時間的疑問詞，與詩中的用法正合，而句內着一『將』字，未來的意義更為清楚。

（二）尚書湯誓篇：

時日曷喪？予及女皆亡！

孟子梁惠王上篇引湯誓作

時日害喪？予及女偕亡！

『害』『曷』字同，譯成摩登白話新詩當爲：

太陽阿！你哪一天毀滅呢？我願跟你一齊毀滅！

史記殷本紀作

是日何時喪？予及女皆亡！

正是以『何時』對譯『曷』字。僞孔傳也說：

是日何時喪？我與汝俱亡！

也能得着『曷』字的正確意義。王念孫訓此處之『曷』爲『何不』，真可謂千慮一失了。（王說見經傳釋詞卷四，『曷』字條，又見經義述聞卷二十七，爾雅中，『曷盍也』條。）

（三）左傳昭公元年敘述秦后子自秦出奔至晉見趙孟，

趙孟曰：『吾子其曷歸？』對曰：『鍼（秦后子名）懼選於寡君，是以在此，將待嗣君。』

『吾子其曷歸？』是問其還國之期當在何時。答語說『將待嗣君』，謂欲俟嗣君即位之後始回國，文義極明白，『曷』字即指未來的『何時』。杜預注云：『問何時當歸』，正是以『何時』訓『曷』。

（四）荀子卷十八賦篇載倮詩：

以盲爲明，以聾爲聰，以危爲安，（案楚策及韓詩外傳此句均作『以是爲非。』）以吉爲凶：嗚呼上天，曷維其同。

此文又見戰國策楚策四，及韓詩外傳卷四，爲荀卿謝春申君書之末段。『曷維其同』與詩經之『曷維其已』，『曷維其亡』，句法相似，意謂：君之所見與臣違異，不知何時乃有合會同一之望。（說文冂部，『同，合會也。』呂氏春秋十三應同：『君同則來，異則去。故君雖尊，以白爲黑，臣不能聽；父雖親，以黑爲白，子不能從。』可與荀子之義參證。）

（五）呂氏春秋卷十五貴因篇：

武王至鮪水，殷使膠鬲候周師，武王見之。膠鬲曰：『西伯將何之？無欺我也。』武王曰：『不子欺，將之殷也。』膠鬲曰：『曷至？』武王曰：『將以甲子至殷郊，子以是報矣。』

這一段中用了『何』『曷』兩字，（『曷』與『曷』同，王念孫校本眉批云，曷猶曷也。）『何』字表示處所，『曷』字表示時間，最爲明白有趣。『何之』？問『往哪裏去』？所以答語說『將之殷。』『曷至』？問『哪一天到』？所以答語說『將以甲子〔日〕至殷郊。』此處的『曷至』可與詩經的『曷至哉』互相印證。高誘注云：『曷，何也。言何日來至殷也。』高氏訓『曷』爲『何』，雖與毛鄭釋詩同有未盡，而下云『謂以何日來至殷也。』則與呂氏春秋文義正相符合。有此一例益足證明詩經中這一類『曷』字之必爲表示未來時間的疑問詞，而絕無可疑。

再說『胡』字。

『胡』字在詩經中絕大多數之例都是表『何故』。『何』『曷』偶然也有這樣用的，但很不多見。換言之，表『何故』時，以用『胡』爲原則，用『何』『曷』爲例外。

我們先舉用『胡』之例：

式微式微，胡不歸？（邶風式微）

人而無禮，胡不遄死？（鄘風相鼠）

既見君子，云胡不喜？（鄭風風雨）

不稼不穡，胡取禾三百廛兮？不狩不獵，胡瞻爾庭，有縣貆兮？（魏風伐檀）

嗟行之人，胡不比焉？人無兄弟，胡不飲焉？（唐風杕杜）

胡轉予于恤？（小雅祈父）

父母生我，胡俾我瘡？（小雅正月）

哀今之人，胡爲虺蜴？（同上）

今茲之正（政），胡然厲矣？（同上）

（『然』訓『如是』，今言『這樣。』參看經傳釋詞卷七。）

哀今之人，胡憯莫懲？（小雅十月之交）

胡不相畏？不畏於天？（小雅雨無正）

（『胡不相畏』又見大雅雲漢。）

胡逝我梁，不入我門？（小雅何人斯）

胡不自北，胡不自南？胡逝我梁，祇攪我心？（同上）

先祖匪人，胡寧忍予？（小雅四月）

父母先祖，胡寧忍予？（大雅雲漢）

胡寧瘼我以旱？僭不知其故。（同上）

（以上三例，『寧』皆訓『乃』，見戴震毛鄭詩考正卷二，王念孫說同，見經義述聞卷六，又經傳釋詞卷六。）

匪言不能，胡斯畏忌？（大雅桑柔）

這一些『胡』字都是表『何故』，文義甚明，無須解釋。『胡』字此種用法別的古書也很常見。

『胡』字又可以與『爲』連作一詞『胡爲』，詩中也有幾例：

微君之故，胡爲乎中露？（邶風式微）

微君之躬，胡爲乎泥中？（同上）

胡爲乎株林？從夏南。（陳風株林）

胡爲我作，不卽我謀？（小雅十月之交）

（鄭箋：『女何爲役作我，不先就與我謀』？）

『胡爲』在其他周秦古書中也時常看到，如：

夫祖者且也，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？（禮記檀弓上）

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？（同上）

胡爲其不然也？（同上）

仲父胡爲然？（管子卷九，霸形）

客胡爲若此？寡人直與客論耳。（戰國策齊策四）

胡爲至今不朝也？（同上）

汝非盜邪？胡爲而食我？（呂氏春秋十二，介立）

白公曰：『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？』孔子曰：『胡爲不可？惟知言之謂者爲可耳。』（呂氏春秋十八，精諭）

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。其僕曰：『君胡爲軾？』曰：『此非段干木之

閭歟？』（呂氏春秋二十一，期賢）

非之則胡爲不去也？曰：兄弟也，何去而之？（春秋穀梁傳宣公十七年）

『胡爲』也是『何故』，或者可以說『爲何故』，與單用『胡』字似乎無大分別，也許在語氣上稍微重點。

『胡』字用以表示『何故』，我很疑心『胡』或者根本就是『何故』二字的縮短：

$g'(a-k)o \longrightarrow g'o$

（何—故）——（胡）

也許『何故』是強式，『胡』是弱式。不過詩經中只用『胡』，不用『何故』，這大概是因爲詩中有音節的關係，所以多用縮短式。別的古書，如墨子、左傳、國語、呂氏春秋之類，『何故』與『胡』倒是有兼用的，意義上似乎無甚分別，只是語氣間有重輕之差。但是在用法上有三點大不同，必須注意：第一、『何故』可以獨立成句，而從未見有單用一個『胡』字爲句的，第二、『何故』不單是可以居句首句中，並且可以居於句末；『胡』字卻只能在句首或句中，而不能在句末。第三、『胡』字可以與『爲』連成一詞『胡爲』，而『何故爲』，或『爲何故』，成一詞的，古書中簡直沒有。（墨子公孟篇：『何故爲樂』？『何故爲室』？『爲』是『作爲』，『爲樂』，『爲室』，謂『作樂』，『作室』，非以『何故爲』爲一詞。墨子三辯篇：『聖王不爲樂』，此『爲樂』之證。戰國策趙策一：『腹擊爲室而鉅。荆敢言之。主謂腹子曰：何故爲室之鉅也？』此亦『爲室』連讀，上云『爲室而鉅』，可證）。不過這幾條用法上的區別，似乎對於同是一語的強弱二式的理論，還無大妨礙。強式縮短造成弱式之後，強弱兩式之間因而生出若干用法上的差異，本是普通語言中很常見的事。這當然也只是一種猜想，並沒有什麼確定的證據，姑且存備一說而已。

『何』字表『何故』的在詩經中只有下列幾例，而且文字上還都有問題：

子有酒食，何不日鼓瑟？（唐風山有樞）

案漢石經『何』字作『胡』。

既見君子，云何不樂？（唐風揚之水）

既見君子，云何其憂？（同上）

（案『云何其憂』，漢石經作『云何其憂』。上章『云何不樂』，漢石經無殘字可考，以例求之，蓋亦作『云胡不樂』。鄭風風雨，『云胡不夷』？『云胡不瘳』？『云胡不喜』？字均作『胡』。）

既見君子，云何不樂？（小雅隰桑）

案此與唐風揚之水篇文同，疑漢石經亦當作『胡』字，今無殘字可考。

如果我們假設這幾處『何』字通是『胡』字之誤，那就有幾層好處：第一、如此與漢石經的『胡』字相合。第二、如此與詩經中照例以『胡』字表『何故』的現象相合。第三、最有趣味的是詩經中另有幾處用『何』的例與此處的兩例剛好句法組織相像，而文義卻適相反：

我僕痛矣，云何吁矣！（周南卷耳）

（毛傳：『吁，憂也』。）

壹者之來，云何其吁！（小雅何人斯）

（爾雅釋詁：吁，憂也。）

我不見兮，云何吁矣！（小雅都人士）

這都是嘆句（參看上文『何』字第3節），如今說『多麼焦心』！『多麼憂愁』！而此處的。

既見君子，云胡其憂？（今本『胡』字作『何』，下同。）

既見君子，云胡不樂？

與鄭風風雨篇的『既見君子，云胡不夷』？『既見君子，云胡不瘳』？『既見君子，云胡不喜』？則都是反問句，如今語說『為什麼還憂愁』？『為什麼還不樂』？這樣一來，由『何』『胡』二字之不同而表示兩種不同的意義，就更顯着詩經文法的嚴整了。（『云』字不知應作何解，與『何』『胡』連用時必居其上，如『云何其吁』！『云胡不喜』？但與『曷』字連用時則必居其下，如『曷云其還』？『曷云能穀』？此亦『何』『胡』與『曷』在詩經中構造上之分別，附記於此。）

這樣假設固然有這幾層好處，但我們也不敢斷言事實一定是如此。反過來，如果認為此處的『何』字並不是錯字，那我們也可以想像：『何』字在詩經中也許本

來就有表示『何故』的用法，漢石經的『胡』字也許只是魯詩的異文，只足以表明『胡』『何』二字在這一點上可以互用，所以有時作『胡』，有時作『何』。至於『云何其肝』！與『云何其憂』？語義不同，那也可以看作同一『何』字而有此兩種用法，正如『如何』一詞在『其樂如何』！與『伐柯如何』？兩句中所表示的意義也是不相同的。問詞與嘆詞用一字，原是一般語言習慣的常例。

這第二種看法也在情理之中，也是可有的事。不過，即使我們採取這種看法，也必須要指明，『何』字這樣用的在三百篇中非常少見，只有這麼幾條用例。別的书裏以『何』表『何故』的本是隨處可見，我們也不必繁引，只從論語孟子中隨便選出幾例：

夫子何哂由也？（論語先進）

子在，回何敢死？（同上）

彼丈夫也，我丈夫也，吾何畏彼哉？（孟子滕文公上）

且許子何不爲陶冶，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？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？何許子之不憚煩？（同上）

如其非義，斯速已矣，何待來年？（孟子滕文公下）

然而詩經中『何』字這樣用的卻只有上舉的幾條文字上很有可疑的例，似可注意。（我要附帶的說一句，論語孟子用字，與詩很多不同，即如『胡』字就是論孟兩書從未一用的。所以論孟以及其他書中『何』字這類的用法，似乎並不能拿來解釋詩經。）

這裏我們要討論一下『何以』。『何以』在後代多用爲『何故』，『爲什麼』的意思，如春秋公穀兩傳講書法發問時每用『何以』：

公何以不言即位？成公意也。（公羊傳隱公元年，又見穀梁傳隱公元年，『意』作『志』。）

何以書？記異也。（公羊傳隱公三年，九年，桓公八年，十四年，此外尙見多次。）

有年何以書？以喜書也。大有年何以書？亦以喜書也。（公羊傳桓公三年）蔡侯何以名也？絕之也。（穀梁傳莊公十年）

以地來則何以書也？重地也。（穀梁傳昭公五年）

此外還很多，不必再舉。這些『何以』都是問『何故』。詩經中用『何以』的例倒也不少，卻還完全沒有這一類用法，而一律是作『用什麼』解。例如：

誰謂雀無角？何以穿我屋？（召南行露）

誰謂鼠無牙？何以穿我墉？（同上）

這是說，雀如無角，『用什麼』穿我屋？鼠如無牙，『用什麼』穿我墉？而不能解成『爲什麼』穿我屋，穿我墉。下面各例更加明顯：

何以贈之？瓊瑰玉佩。（秦風渭陽）

彼姝者子，何以畀之？（鄘風干旄）

彼姝者子，何以予之？（同上）

彼姝者子，何以告之？（同上）

無衣無褐，何以卒歲？（豳風七月）

何以舟之？維玉及瑤，韓琫容刀。（大雅公劉）

『以』字都依本義訓『用』，『何』字仍舊是表『何物』，『何事』。『何以』全是表示方法，『用什麼』；而不是表示原故，『爲什麼』。這又是詩經文法的一個特點。

曷字用來表『何故』的在詩經中只有三例，而且同是見於一篇之內：

既曰歸止，曷又懷止？（齊風南山）

既曰庸止，曷又從止？（同上）

既曰得止，曷又極止？（同上）

這三處的『曷』字似乎與『胡』的用法相同，表示『何故』。但三百篇中這樣用的『曷』字只有齊風這一詩，而且齊風中用『曷』字的也只有這一詩，別無所見。這究竟是齊地方言的特殊現象呢？還是『曷』字在各地普遍的都有這一類用法，不過在詩經中偶爾沒有多用，只在齊風這一篇詩裏留下這一點痕跡呢？我們很難下斷語。假如用尚書來作參證，似乎第二種揣測較近事實。尚書中常用『曷』字表『何故』，例如：

曷虐朕民？（盤庚中）

曷不暫朕幼孫有比？（同上）

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。（盤庚下）

天曷不降威？（西伯戡黎）

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？（多方）

尚書中類似這樣用的『曷』字還很多。可見『曷』字很早就有這種用法。詩經中這一類『曷』字見的不多，似乎是偶爾未曾多用，只在齊風內留下了這三個例；正像表『何時』的『曷』字在尚書中也偶爾未曾多用，只在湯誓內留下了一個例。不過我們同時也要注意，尚書裏沒有一處用過『胡』字。（僞太甲下：『弗慮胡獲？弗爲胡成』？不能算數。）所以在這一點上，尚書與詩經也很不同。

詩書而外，『曷』字表『何故』的在較後的書中頗爲常見，不必再引。只有一點與『胡』字用法上類似的現象，我們願意附帶一提，就是『曷』字到後來也可以與『爲』連成一詞『曷爲』，例如：

此不叛寡人，明矣；曷爲擊之？（戰國策齊策一。）

今吾視先生之玉貌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，曷爲久居若圍城之中而不去也？

（戰國策趙策三。）

曷爲與人俱稱帝王，卒就脯醢之地也？（同上）

夫子曷爲至此？（晏子春秋內篇諫下）

今上山見虎，虎之室也；下澤見蛇，蛇之穴也。如虎之室，如蛇之穴，而見之，曷爲不祥也？（同上）

物有必至，事有常然，古之道也。曷爲可悲？（晏子春秋外篇重而異者）

公曷爲不察？（晏子春秋外篇不合經術者）

吾未得仲父則難，已得仲父之後，曷爲其不易也。（呂氏春秋十七任數）

去駭從駭，則烏曷爲舉矣？（呂氏春秋十八審應）

齊桓公合諸侯，衛人後至，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。退朝而入，衛姬望見君，下堂再拜，請衛君之罪。公曰：『吾於衛無故，子曷爲請？』（呂氏春秋十八精諭）必不得宋，且有（又）不義，則曷爲攻之？（呂氏春秋卷二十一愛類）

吏曰：『哭國之法斲，先生之老歟？昏歟？』狐援曰：『曷爲昏哉？』（呂氏春秋卷二十三貴直）

春秋公羊傳裏發問時用『曷爲』的更連篇皆是，我們摘錄幾例：（注意，穀梁傳卻全書不用『曷』字。）

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？王正月也。（隱公元年）

曷爲稱字？褒之也。曷爲褒之？爲其與公盟也。（同上）

此魯朝宿之邑也，則曷爲謂之許田？繫之許也。曷爲繫之許？近許也。（桓公元年）

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？絕之也。曷爲絕之？賤也。（桓公六年）

曷爲不言狄滅之？爲桓公諱。…曷爲不與？實與而文不與。文曷爲不與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。（僖公元年）

『曷』可以作『曷爲』，正與『胡』可以作『胡爲』同例。（勞貞一先生云：公羊齊語，書中此類『曷』字與詩經齊風的『曷』字似有方言上的淵源關係。）

這種表『何故』的『曷』字與上節那種表『何時』的『曷』字在語言中也許是同一個『語』而有兩種意義，兩種用法；但也許根本是兩個不同的『語』，只是聲音相同，在文字上就同用一個『曷』字（有時作『害』）來代表。表『何時』的『曷』字只有詩經中存留的例證較多，此外不多見；表『何故』的『曷』字卻不單是尚書中常用，別處用的也還不少，只是詩經中卻不曾多用罷了。

『何』『曷』『胡』三個字在詩經中的區別，我們已經討論完了。現在可以撇開那些少數的特例不計，專就大體上看，把這三字在詩經中的主要用法簡略的分條列舉一下。

一、『何』字在詩經中有以下幾種用法是『曷』『胡』二字所少有，或者根本沒有的：

1. 表『何物』，『何事』。如今語『什麼』。

其贈維何？ 亦又何求？

加於名詞（不限事物）之上。也如今語『什麼』。

彼何人斯？ 何草不黃？

3. 與『如』連用，『如何』，『如之何』表方法，程度，狀態等。如今語『怎麼』，『多麼』。

伐柯如何？ 析薪如之何？ 夜如何其？ 我勞如何！

4. 表『何處』。如今語『什麼地方』，『哪裏』。

云徂何往？ 于何其臻？

二、『曷』字在詩經中最大多數的用法是表『何時』，而且專指未來時間。如今語『到什麼時候』，『到哪一天』。

曷至哉？ 曷云其還？

這種用法是『何』『胡』二字所沒有的。

三、『胡』字在詩經中幾乎一律是表『何故』。如今語『為什麼』。

胡不歸？ 胡俾我瘵？

『何』『曷』二字在詩中這麼用的很少。

記住了『何』『曷』『胡』三字在詩中這些主要的分別，我們試讀幾篇兩字或三字並見的詩，就覺得科條分明，各有意義。不是隨便『通用』的了。

邶風雄雉

瞻彼日月，悠悠我思。道之云遠，曷云能來？（三章）

百爾君子，不知德行。不忮不求，何用不臧？（四章）

王風君子于役

君子于役，不知其期，曷至哉？雞棲於塹，日之夕矣，羊牛下來。君子于役，如之何勿思？（一章）

唐風鴇羽

肅肅鴇羽，集于苞栩。王事靡盬，不能蓺稷黍，父母何怙？悠悠蒼天，曷其有所？（一章）

肅肅鴇翼，集于苞棘，王事靡盬，不能蓺黍稷，父母何食？悠悠蒼天，曷其有極？（二章）

肅肅鴇行，集于苞桑。王事靡盬，不能蓺稻粱，父母何嘗？悠悠蒼天，曷其

有常？（三章）

小雅正月

父母生我，胡俾我瘵？不自我先，不自我後。好言自口，莠言自口，憂心愈愈，是以有悔。（二章）

憂心惻惻，念我無祿。民之無辜，并其臣僕。哀我人斯，于何從祿？瞻烏爰止，于誰之屋？（三章）

謂天蓋高，不敢不局；謂地蓋厚，不敢不踏。維號斯言，有倫有脊。哀今之人，胡爲虺蜴？（六章）

小雅十月之交

日月告凶，不用其行。四國無政，不用其良，彼月而食，則維其常。此日而食，于何不臧？（二章）

燂燂震電，不寧不令。百川沸騰，山冢峯崩。高岸爲谷，深谷爲陵。哀今之人，胡潛莫懲？（三章）

抑此皇父，豈曰不時；胡爲我作，不卽我謀？徹我牆屋，田卒汙萊。曰予不戕，禮則然矣。（五章）

小雅何人斯

彼何人斯？其爲飄風？胡不自北？胡不自南？胡逝我梁，祇攪我心？（四章）

爾之安行，亦不遑舍。爾之亟行，遑脂爾車？壹者之來，云何其盱！（五章）

小雅四月

四月維夏，六月徂暑。先祖匪人，胡寧忍予？（一章）

冬日烈烈。飄風發發。民莫不穀，我獨何害？（三章）

相彼泉水，載清載濁，我日構禍，曷云能穀？（五章）

大雅雲漢

倬彼雲漢，昭回于天。王曰於乎！何辜今之人？天降喪亂，饑饉薦臻。靡神不舉，靡愛斯牲，圭璧既卒，寧莫我聽。（一章）

旱既太甚，則不可推。兢兢業業，如霆如雷。周餘黎民，靡有子遺；昊天上帝，則不我遺。胡不相畏？先祖于摧。（三章）

旱既太甚，則不可沮。赫赫炎炎，云我無所。大命近止，靡瞻靡顧。羣公先正，則不我助。父母先祖，胡寧忍予？（四章）

旱既太甚，黽勉畏去。胡寧瘝我以旱？僭不知其故。祈年孔夙，方社不莫。

昊天上帝，則不我虞。敬恭明神，宜無悔怒。（六章）

旱既太甚，散無友紀。鞠哉庶正，疚予冢宰，趣馬師氏，膳夫左右。靡人不周，無不能止。瞻卬昊天，云如何里！（七章）

瞻卬昊天，有嘒其星。大夫君子，昭假無贏。大命近止，無棄爾成。何求爲我，以戾庶正？瞻卬昊天，曷惠其寧？（八章）

三十一年三月一日初稿，

三月十日改定。